

漫谈·我与文学

段玉芝,作家,《当代小说》编辑。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协签约作家。有中短篇小说被《作品与争鸣》等选刊转载。出版小说集《支点》等。



人物简介

口述:段玉芝 记录:吴晨阳

在积累和探索中前行

我的文学启蒙应追溯到童年,我有两大纸箱子小人书。看过的小人书中,印象最深的是黑白电影版的《巴黎圣母院》,最后一页是卡西莫多捧着爱斯梅拉达:“人们想把他同他抱着的尸骨分开时,他即刻化为尘土。”我被深深地震撼了,这段内容刀刻斧凿般印在脑海里,文学的种子就是那一刻种下的。

因为喜欢文学,我大学读了中文系,成天泡在图书馆看书,在报刊发表过很多诗歌和散文。结婚生子后,生活安顿下来,我有了一间小书房,经常写点小文。那时,大家在故乡论坛论坛文章,进行交流,我在论坛结识了刘照如、小丁、陈宜新等好友,在他们的启发和鼓励下,开始写小说,然后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早期,我经常写婚姻情感方面的小说,试图通过物质对情感的异化来呈现20世纪90年代的世态和人心的变化。这时期,我写了《轮回》《灵岩》《戴小来的蜜蜂流长》等小说。

写了一段时间,我意识到,婚姻情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试着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生活,便有了《红莲》《支点》《一路平安》《莲花》等一系列作品。从《红莲》开始,我试着探索人性的复杂、幽微与光辉,还有人生的宿命感。马兵教授这样评价《红莲》和我的其他小说:“段玉芝的小说,一向很擅长通过误会或错位的情境来呈现生命流程里那些不能被收编进日常逻辑的人生经验。”

这是接近我写作意图的解读。就这样,一路探索一路写作,其间,有徘徊、困惑、自我怀疑甚至短暂的停留思考,但我是从未想过放弃,我的付出得到了肯定,我的小说《红莲》《一路平安》和《支点》先后获得了“泉城文艺奖”。

在写作和反思中,明确我的文学地理坐标

我除了埋头写小说,还重读了许多经典的中短篇小说,也重读了自己以前的小说,进行反思。我在写作和反思中,明确了写作方向:关注现实,关注当下,书写时代大背景下更广阔的生活,书写人性的善、恶、复杂与幽微,还有人性的光辉。我也明确了文学地理坐标:以我出生的村庄为参照,还有我长期生活的城市——济南。这期间我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有《欢乐堡》《李世民的胡子》《去马塞马拉》《苏丹的迷宫》《星辰可摘》等。

我的短篇小说《李世民的胡子》获得了第五届泰山文艺奖,小说写的是老人和少年的故事,写出了子女定居国外留守老人的孤独,写出了进城务工农民的一种生存状态,写出了少年平安的无奈与挣扎。

我也曾迷恋中短篇小说,但后来有了写长篇的想法:写当今时代,从乡村走出来的三姐弟的打拼历程,已经写了十万多字;写家族史的,想通过家族叙述呈现出时代变迁、人物命运及人性复杂,里面有我们家族的影子。

对我来说,文学是我心中的光,照亮我的人生之路,让我坚定了人生的选择。高中时,我有机会被保送到更好的大学,但因为不是中文系,我放弃了。山大作家研究生班招生时,我正在企业做内刊和网站的编辑,为了读书,我辞去稳定的工作,脱产学习。文学让我失去了很多东西,但也让我得到了更多,我的心中有了光,心境安宁,生活从容。作家班毕业后,我去了《当代小说》做编辑,从事文学工作。

编辑的成就感,来自作者的成长

很多人说,编辑为人做嫁衣,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要看大量的稿件,最欣喜的时刻,是读了很多一般的小说,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一篇优秀作品,我特别享受这样的瞬间。

《当代小说》有个传统,重视发掘有潜力的年轻作家。许多文学名家早年都在《当代小说》发过作品。我在编辑工作中也秉承了这一传统,关注有潜力的年轻作家,我编发过很多年轻作家的作品。看着自己的作者走向成熟,走向大刊和选刊,作为他们曾经的编辑,很有成就感。

我能体会到作者写稿的艰辛、投稿后的急切心情,所以,尽量不错过任何一篇好稿子。十多年前,有位作者接到用稿通知的时候,告诉我正打算放弃写小说,他写了很多年,写过几十篇小说,几乎都发不出来。我鼓励他,是金子一定会发光,总有一天,他能遇见伯乐。听了这话,他很激动,最终坚持下来。现在,他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很多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在我的作者中,有教师、公务员、作家、工人、民企老板,还有农民。两位农民作者,他们平时种地,农闲时外出打工,业余写小说。每次,我都认真地阅读他们的小说,并提出诚恳的建议。无论什么样的身份,能写出好小说的人,一定对世界和人生有深入的思考,他们值得编辑的尊重。有人有作者特别幽默,在清晨时,他会发一个短信:看,朝霞好美,且写且珍惜!我抬头看着朝霞,觉得做编辑真好!

段玉芝:文学是我心中的光

以女性视角为主的谈话节目《第一人称复数》已于本周收官,在这档优酷出品的自制节目中,主持人周轶君与不同领域的嘉宾展开对话,从社会、科学、文化等方面,对不同话题进行了多维度的探索。这档节目如今获得了豆瓣网9.2分的好口碑,为此,文化周刊特别采访了《第一人称复数》的总导演任长箴和节目策划张越,从幕后故事为观众带来更多解读——

《第一人称复数》主创人员创作谈:

女性的思想触角能抵达的地方

不是情绪表达,而是寻求观点的共鸣



口述:任长箴 《第一人称复数》总导演 记录:熊维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文以化之”,将新知、生活、读书融入节目

我一直觉得,为《第一人称复数》贴上女性节目的标签,其实有点草率。在我看来,《第一人称复数》是个“文以化之”的节目,嘉宾、主持人之间的交流将“新知”“生活”“读书”都融入了节目内容里,也表现出了不同领域的人们思想的碰撞。

有婆媳关系,因此对这个话题也不感兴趣,她们说我们能不能聊动画片、文艺电影,或者新出的书?能不能聊知识分子的穿搭,或者是为什么东北这地方容易出笑星?每个人感兴趣的东西都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因此,我们的选题才会看起来有点天马行空,从性骚扰这样的社会热点话题,到植物学、动物学、人工智能等不具备女性性质的话题。

当然,我们所做的,可能远比观众看到的要多,节目每一期播出只有一个小时,而我们录制时,可能谈话时间是播出时的两倍,并且我们当

时联系的嘉宾也有观众现在看到的三倍之多,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只有现在的这些嘉宾参与了节目而已。关于选择哪些嘉宾,我们其他人都不是“辅助”,只是在选择过程中提出建议,《第一人称复数》是周轶君的主场,她是主持人,也是谈话的核心,所以这些嘉宾都是她发微信、打电话和写邮件联系邀请的,整个过程都是她来完成的。

而我作为导演,从拍摄纪录片到制作谈话节目,对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我们都知道在现场很难去掌控嘉宾的言论,但在策划阶段我们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和张越、周轶君,讨论每一期要邀请什么样的嘉宾后,就会提前去深入了解他们。节目的每一期我们都录得很愉快,因为我们很清楚和这些嘉宾对话的方向在哪里,也能预知他们的输出内容可以抵达的深度。

值得开心的是,《第一人称复数》获得的正面评价偏多。对于这档节目的口碑,我其实一开始没有什么预期,只是觉得不会差评如潮。事实也是如此,至今为止,我们没有收到多少差评。一次偶然,我看到豆瓣评论中有一条“喜欢这样的探讨,而不是某些议题下空洞极端的情绪表达,我们需要不同的视角兼听则明”。我觉得这位观众评论得很好,我们确实不是情绪表达,也不是简单地抛出一些热点话题,而是基于

能让人们产生共鸣,就是一种成功

值得开心的是,《第一人称复数》获得的正面评价偏多。对于这档节目的口碑,我其实一开始没有什么预期,只是觉得不会差评如潮。事实也是如此,至今为止,我们没有收到多少差评。一次偶然,我看到豆瓣评论中有一条“喜欢这样的探讨,而不是某些议题下空洞极端的

任长箴,纪录片导演,《第一人称复数》总导演,纪录片《生活万岁》导演,《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执行总导演。

人物简介



张越,媒体人、主持人,代表作品《半边天》《夜线》;《第一人称复数》节目策划。

人物简介

在众声喧哗中,看见更广阔的女性关怀

口述:张越 《第一人称复数》总策划 记录:范语晨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到了2000年之后,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城市化、信息化的速度飞快,每一个女性都在社会的剧烈变动中沉浮,她们面临的问题和过去不一样了。很多农村女孩告别了贫穷和闭塞,有机会接受一定的教育,来城市打拼,但在城市中安身立命并不是那么简单;新一代的城市女性经济独立、见识开阔了,但也面临更激烈的社会竞争、职场压力和亲密关系等等难题。

重要的是,女性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觉醒。今天,我们从网络空间中能够看到,生活中每个女性,已经自发地对自己的处境不断反思,对自己面临的问题想要讨论。对此,我非常感动——许多女性都在思考当年只有央媒才站出来呼吁的话题了!有时又有点遗憾,因为我看到大家讨论的声音是混乱杂糅的,甚至依然带有诸多偏见。而这些问题,难道不是20年前《半边天》天天在做的吗?我觉得,《半边天》好像做得早了点,当时的女性“没跟上”,后来的女性又“没赶上”。

一直到去年,任长箴联系我,说想做一档女性谈话节目,请我来帮他们开策划会。我对这个节目的主创是有点好奇的——任导是我认识20多年、有许多出色代表作的同行,节目主持人周轶君则是记者出身,眼界开阔,见闻广博。

策划会上,她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现在有必要做女性节目吗?我说有必要,因为现在大家对女性问题讨论得很热烈,但认知很混乱。如果有个女性节目能给大家创设一个理性的讨论空间,该是多好的事儿。我们一拍即合,《第一人称复数》也就一步步落地了。

我喜欢认知角度不断丰富

过去做女性节目的时候,我们往往关注两类话题,一类是社会热点,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日常女性话题,例如女性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的矛盾,婆媳关系怎么处理等等。但是,

这档节目进入选题环节的时候,我们几个主创不约而同地表示,对传统的女性话题不太感兴趣。我们觉得,不如先把“女性节目”这个标签放在一边,看看我们自己想谈什么。于是发现,大家的兴趣非常广泛,有喜欢戏剧、电影电视剧的,有喜欢动植物的,有喜欢博物馆的……所以最终的节目里,就有了如今这样多元的主题。

第一期节目谈“性骚扰”,我们邀请了几位资深的法律专家来谈,做了一个很扎实的科普对话,比如性骚扰怎么界定,受害者如何取证等等。节目播出前我还有点担心,怕内容过于严肃,会显得沉闷。但播出后的反馈让我很惊喜,我发现观众对于性骚扰这类问题,已经有了深切地、主动地自我关怀。在弹幕评论区,网友们都非常认真、专注地看这期节目,像上课一样做笔记,把这些实用“干货”放在网上分享。对于我们媒体人奔走呼号,到今天女孩子们主动学习、主动传播这些知识,我很欣慰地看到这巨大的进步。

另外几期节目不是传统的女性话题,但我觉得,最后恰恰呈现出了一个新时代的女性节目该有的样子。我们看到,新时代的女性早已不仅仅关注刻板印象中的女性问题,她们对历史、文化、科技等所有社会议题都有关注、研究和表达,又带有女性的立场与生命经验。这正是我希望节目传递出来的态度——女性不断成长,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更通达更广阔的眼界和更理直气壮的思考。

在我作为嘉宾参与谈话的那几期节目里,我也体验着这种跨领域交谈的愉悦。比如在《闲聊全宇宙》这期节目里,除了我和周轶君以外,毛尖是我喜欢很多年的作家,从她在报纸上写专栏开始,我就是忠实读者——她是如此聪明、犀利、广博和幽默。脱口秀演员小鹿是我们有意识地邀请的“90后”女孩。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中,我们对某个问题的认知角度不断丰富,层次不断递进。这种不断叠加、不断深入引发的讨论过程,非常有

意思,我们都觉得从彼此那里汲取了很多营养。

独立女性的底色,是劳动、创造、坚强和爱

节目中,我们谈论很多话题的时候,都涉及怎么看待“独立女性”,这是女性解放百余年来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毛尖作为影评人,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年代大家对独立女性的想象——从勤劳善良的,到勇敢叛逆的,我们的期待一直在变化。我们也谈到了当下网络上对“独立女性”的一些误解区——要事业成功、要不结婚。在我看来,这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刻板印象和陈规定型。

就像我最近读到的一本书《人生厨房》,那是一个叫松山民的97岁山老奶奶写的。她原本是一个家庭主妇,唯一精通的就是烹饪。丈夫早去年去世后,她开了个烹饪班来谋生。久而久之,这个烹饪班成为她给邻居们答疑解惑的一个空间,面对那些有职场压力却还要回家做饭的女人们,上了年纪变得不会和人交往的长者们,她把厨房变成了“厨房”。

从表面上来看,一辈子待在厨房里的松山民奶奶,是一个贴合传统女性气质的人,似乎不能称之为独立女性。但其实,她多年来一直勤奋工作,也用她的生活智慧去帮助别人。所以不能用符号来划定独立女性,她们可能有一万种面貌。我们要看她的精神内核:劳动、创造、坚强和爱,始终是我心目中独立女性的底色。

当下网络上关于性别问题的偏见和杂音,其实是信息时代的必然。从《半边天》时代只有官方媒体在呼喊性别平等,到今天每一个自媒体都在发出声音,这是时代的进步。但与之相伴出现的诸多局限、偏差,以及我们陷入的信息茧房,也在所难免。面对性别问题上众声喧哗的博弈,我们必须一边经历社会生活,一边进行自我教育,不断完成新的启蒙。我相信,只要我们在读书、行走、见人,投入广阔的、丰富的社会生活,我们的偏见就会不断得到校正,变得更加清醒和从容。